



# 「原住民知識體系與哲學」課程實作： 如何思考？怎麼教學？（東華大學）

「原住民知識體系と哲学」カリキュラムでの実践：どう考え、どう教えるか（東華大學）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and Philosophy” Course Practice: The Approaches of Thinking and Teaching (NDHU)

文・圖 | 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作為第一個設置在國立東華大學且具有特定系的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在課堂上對原住民相關知識努力傳承與討論，從生態環境、社會制度、祭儀信仰、工藝製作、樂舞展演等等傳統議題，到文化創意、教育政策、當代原住民議題、應用人類學、社區調查、地理資訊系統應用等等當代議題。系上課程是以院基礎、系核心，以及「原住民族教育」與「族群文化實務」兩大學程，作為主要的教學設計。從4年前開始，我們加入「原住民知識體系與哲學」的課程，並且作為大一新生入學第一學期的必修課程，目的是要讓剛進入大學的原住民與非



Namoh Ka'atay 解說當代原住民的身份意義。

原住民同學，一起討論原住民知識的特殊性，比較和其他知識觀點，尤其是過去作為特定學科的知識分類有何差異，並且思考可能的應用取向。

### 「原住民知識體系與哲學」的兩個探索方向

但是要達成這個目的並非

輕而易舉的事；這和我們系所成員同時包含不同身份的同學，以及對於部落與原住民知識的認知程度深淺不同有關。因為這個背景，同學對「原住民知識體系與哲學」這門課的期待出現了分叉點，一方面對於部落生活充滿想像，許多同學（以原住民同學為主）希望

「原住民知識體系與哲學」作為大一新生入學的必修課程，目的是要讓剛進入大學的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同學，一起討論原住民知識的特殊性，比較和其他知識觀點，尤其是過去作為特定學科的知識分類有何差異，並且思考可能的應用取向。



能夠透過這門課，多補強自己過去並不夠認識的部落生活內涵，並且以「傳統知識」的完備性為主要目標。另一方面對於原住民在當代世界的角色感到好奇，同學（以非原住民同學的角度為主）想要透過這門課，了解原住民知識與其他「族群知識」的差異，以及如何和過去所聽過的非原住民知識之間，有所對話與詰辯。這兩種取向也反應了當代主體處境裡對於原住民知識的觀點差異：「沈浸部落傳統」與「面對銜接未來」。



圖1：建構知識圖形的三個層次。

這兩個方向不應該互相抵觸，也非常需要對於原住民背景處境的多元理解與討論。原住民族委員會從2022年開始，委託東華大學與相關的原住民高等教育研究單位，針對台灣原住民族的知識體系，進行「建構原住民知識體系」計畫，對現有研究內容的盤點與資料庫建置，並且期望建構自身知識觀點的需求。透過學者與耆老們的討論，發展出「同心圓」式的三層知識體系：「核心文化知識，次分類範疇知識，以及當代知識」（見圖1）。但最主要的議題是，作為「當代原住民」有什麼樣的意義與責任？如何從傳統與現代的知識對話中找到思考與行動的方向？

### 課程架構設計

這門課的設計理念是「從認識自我的角色出發」，課堂一開始詢問同學們，你的名字是什麼，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名字嗎？讓同學反思自我指涉與家族歷史之間的關係。進而與不同課題的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對話，最後嘗試思考當代原住民可能的知識模式與行動結合方式。從4個面向：歷史知識、當代處境、相關議題、文化行動，作為課堂進展的主軸。課程分為前4週的引導講課，中間8週的邀請演講與參訪，以及最後4週的規劃討論與實作案例。

### 第一階段：引導講課

在第一階段裏面，我提出幾個討論原住民可能碰觸到的



課堂設計的兩個期待是為了回應最前面所提到的分岔點：不只是從「沈浸部落傳統」的角度，也要「面對銜接未來」的機會。作為「當代原住民」，我們如何面對過去、現在與未來在時間軸上面，可能經歷和預期的不同議題。



立場，主要是「血緣的族群繼承觀點」、「傳統的守護者觀點」、「資源的使用者觀點」，以及「議題的行動者觀點」。並且在幾個觀點裡面，提出問題讓同學回應。比如有一堂課我們討論「誤解」與「歧視」之間的關係。我給的問題包括：請舉出一個原住民族文化裡可以代表「原住民知識」的「物件」、「信念」或者「活動」的案例；這些實際物質與活動在殖民社會與原住民社會被理解的不同為何；請說明你所知道的原住民文化當



緩緩書屋的Moli介紹太巴壠的老人口述說唱紀錄。

中，最常被「誤解」的文化概念；你認為「誤解」文化概念與「歧視」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在運用這個例子時，我也使用了Horace Miner寫的「那西瑞馬人的身體儀式」來閱讀。這是美國課堂裡經典的「自我文化陌生化」案例，將美國人常見的刷牙和洗澡活動描寫成特定的「部落儀式」，以便讓同學了解「歧視」和文化偏見是如何產生的。透過不同的原住民身份認同的文本閱讀，實際案例討論，和回應思考，我想要同學們了解，在自然而然的血緣之外，「作為原住民身份的實際意義與價值」，就是原住民知識的傳承。「當代原住民是文化時間沙漏裡的最後一粒沙。而我們都是伴隨當代文化現象的生產。透過課堂上區分支持與反

問螺旋裡的『恆性』，在參與活動的主體性表現裡，和祖先相遇。」（引用Namoh Ka'atay在課堂上與同學的對話）。

### 第二階段：演講與參訪

在第二階段我開始設想可能的文化活動案例，讓學生對比在現有的文化活動，和可能的資源和主體意義上有何差別。例如，在部落中開一堂製作傳統器物或者羽冠服飾的課程，跟把部落中既有的祭典變成一門課程來旁觀，兩者有何差別？在經過討論之後，我會進一步說明，前者可能需要說明開設課程背後的經濟與政治結構（比如原始材料取得的限制），後者需要說明課程到底在參與之外有何改變。這兩者都是伴隨當代文化現象的生產。透過課堂上區分支持與反

對的意見角度，並且在Zuvio的手機app上面直接回應意見理由，讓同學們知道不同意見的比例。

課堂最深入的部分，則是邀請許多實際涉及原住民議題的行動者，或者是文化工作者，來與同學分享原住民文化知識紀錄、轉譯、應用與保存的實際過程，碰到哪些問題，又想要啟發什麼樣的關係和連結？這些邀請的朋友包括學界裡進行原住民特定議題的實際參與者，例如：馬躍比吼介紹沈浸式母語教學場域和自我認同的關係；鄭玠甫討論舊社考古活動與耆老的傳統知識連結；太巴壠緩緩書屋的Moli與Awa，介紹部落裡的書店如何成為老人家知識展示與活躍的平台；奇美的吳明季與都蘭的蔡政良老師，長期在部落內的協作與觀察者回應外在的殖民科學觀點。同時又透過在地的實際參訪與部落知識的展示了解知識如何展現在部落的主體情境下（例如中研院與馬太鞍合作的文物展）。希望透過實際的議題與部落之間的互動和合作關係，了解所謂「知識體系」可以成為當代原住民社會需要的動力與協助，而不是單向的課堂教學。



參訪心繫Fata'an文物展。

### 第三階段：規劃討論與實作案例

第三階段最後的期末案例討論，我邀請同學們以自己部落或者所閱讀到的部落議題作為主軸。在分組進行這些議題的過程中，我要求需要有原住民同學與非原住民同學在同一組別理。3週期間請學生收集資料，並且在課堂上先進行報告討論，讓不同組的同學回應以及提出我的建議回饋，最後才進行最終的知識體系提案報告。這堂課程，對於大一學生來講是很大的挑戰。課堂設計的兩個期待是為了回應最前面所提到的分岔點：不只是從

「沈浸部落傳統」的角度，也要「面對銜接未來」的機會。另一方面，過去也常發現同學面對課堂批判討論時常有的兩種立場：一是把任何問題歸因與批判主流社會對於少數族群的壓迫，另一種認為，以「返回祖先」文化作為最後的根基依據，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這兩個立場可能過於簡化歷史情境，也排除讓原住民知識與其他族群互相對話的機會。作為「當代原住民」，我們如何面對過去、現在與未來在時間軸上面，可能經歷和預期的不同議題。◆



### 李宜澤

屏東縣人，1973年生。匹茲堡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為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兼主任。研究興趣為阿美族儀式和集體記憶、情緒與文化認同、環境人文與技術轉變的交界。喜歡重新思考田野時間與空間的多样組合、人類學的當代意義。